

# 罗、廖首长接到情报,日军增兵金坛城①

历史小说



刘志庆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塘马战斗爆发于1941年11月28日,其时日本行将发动太平洋战争。为巩固其后方基地,支持太平洋战争,日军在塘马战斗中投入了一个旅团(3000名日军和800多名伪军)的力量,是日军对新四军作战兵力投入最多的一次。罗忠毅、廖海涛两位新四军高级领导和272名指战员在塘马突围战斗中光荣牺牲,换取了苏皖区党政军机关1000余人突出重围的结果,从而保存了我党在苏南抗战的骨干力量,使日寇为发动太平洋战争,一举消灭苏南新四军抗日武装,巩固其战略后方的战略企图破灭。《血战塘马》这部小说,以文学的手法还原了那场战斗。

1941年9月起,日军急于打破苏德战争爆发后自身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并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因而加强了侵华战争的步伐。苏南地区的日军千方百计想把新四军十六旅这颗楔在京、沪、杭三角地带的眼中钉拔掉。因此集中强大兵力,对我茅山两溧地区连续长途奔袭,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大举扫荡,寻找我领导机关以及主力部队决一死战。

为了打开苏南抗日的新局面,新四军十六旅和苏皖区党委积极应战,11月25日在旅部所在地溧阳县塘马村紧急召开地方武装会议……

秋已尽,冬将至,苏南大地笼罩在薄薄的晨雾中。溧阳县塘马村刘家祠堂门前的空地上沾满了霜花,场地上散落着块块的绒毛似的霜花,场边沿、树干上、杂乱的稻草上、四散的碎砖碎瓦上,沾满了晶莹的具有美丽图案的霜花。空气清冽,夹有一层寒意,上大坟的桑树静立着,纹丝不动,西沟塘的水面犹如平静,波澜不惊,刘秀家门前的大树上鸟雀也少了那份聒噪,大祠堂那古老的墙面仍是那样斑驳陆离,霜花的侵袭使之有了一种柔和的润湿感。除了农夫农妇的开门声和各地传来的鸡叫声外,什么声息也没有。

寂静在艳阳的照射下,在声浪的冲击下终于被打破。8点钟左右空场上聚集了许多人,他们或穿着灰色的军装或穿着普通的棉衣,在空场地上交谈着。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罗、廖司令来了”,众人抬头望去,罗忠毅、廖海涛从东面款款而来。

罗忠毅,新四军六师参谋长、十六旅旅长;廖海涛,新四军十六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因为二人在重建军部前分别担任新四军二支队正、

副司令,所以人们习惯上仍称二人为司令。今日在塘马召开苏南党政、军地方武装及财经工作会议,所以一大早赶往村西刘家大祠堂参加会议。

下午,供给部部长张其昌正在做关于如何解决地方财经供给的报告。他刚开了头,祠堂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罗忠毅的警卫员陈阿根快步走进会场,找到了政治部组织科长王直,轻声在王直身边耳语几句,王直一听忙向罗、廖请假,说戴巷有人来送信。罗、廖点头后,王直走出门外,几分钟后,王直匆匆返回会场,在罗、廖身边轻声耳语几句,罗、廖神色顿时一变,忙向与会人员解释有急事,需出去一下,会议临时由宣教科科长许彧青主持。

罗、廖匆匆离开会场,漾起一层涟漪,与会者看见罗、廖神色凝重,预感到发生了大事。

天色更加灰暗了,风更大了,淹没了张其昌的讲话声。

情报,又是一份情报,从金坛交通站传来。交通员急速从金坛城赶到戴巷,李到急命茅山湖西保安司令部通讯员把情报转到旅部,王直接到情报后交给罗、廖首长。情报很简单:

日军在金坛城增兵,又闻薛埠日军也在增兵,并扬言南下,目标不明,望首长注意敌之动向。11月27日

罗、廖看着这张小纸条,双眉紧皱,沉思起来。

“王科长,”罗忠毅转身关照王直,“张其昌报告完后,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然后宣布今日会议结束,代表们回驻地休息,还有……”他沉思了一下,“不要说明原因,待旅部研究后再作打算。”

“是!”王直转身返回大祠堂。

罗、廖二人径直来到村东司令部,两人走上二楼的转角马楼处,坐定后,细细分析起来。

“廖司令,又来了一份情报,来得不是时候,我们的会议还没完,四十八团整训还在进行……你看这情报和上两次来的情报差不多,日寇到底要干什么?我们的部署肯定要调整,日寇不会给我们时间和空间的……”

廖海涛神色严峻,虎眉紧锁,点了点头:“对,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我们不能指望塘马一直处在平静之中,日寇是不会让我们安静地搞部队建设的,我们转移两次,敌人都没来,而这份情报又来得太迟,也不详细,而且是从一般的交通站转来的。我们既要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也要仔细分析,切莫再上敌人的当。”

“我看先派人去瓦屋山、天王寺、薛埠一带侦察一下,这样会更有针对性。”

“好!”

“我们的参谋人太少,张开荆又迟迟不来。”罗忠毅叹了一口气,然后叫警卫员通知参谋张业迅速赶到司令部。

张业来到后,罗、廖二人把情报交给张业,然后命张业派人迅速侦察敌情,把侦察到的情况迅速传回旅部。

大祠堂会议匆匆结束,许多代表有些不解,满腹狐疑地回到各自的住所。廖海涛从大祠堂出来,向设在村中刘正兴家的政治部走去。

又见杨氏的茶室了,杨氏在老虎灶下用勺子舀水,又见那竖着的篮球架,那是供旅部举行体育运动会所,平时机关人员和旅部特务连的战士在晚饭前也来此打打球,但今天这里不见人影,只有一只黄

猫俯伏着,发出“喵呜”的叫声。

廖海涛的妻子李英来了。一周没有在一起了,她想擀一些面条。廖海涛见此,并没有像往日一样阻止,他从来都和战士们或者和旅政治部的同志一道用餐,偶尔李英要为他做一点饭菜,他都会虎眉一竖:“新四军官兵一致,不能特殊化。”这几天看到廖海涛为了整训,处理罗福佑事件,召开财经会议和地方武装会议常常工作至深夜,眼睛里充满了血丝,肤色又黑又黄,有时还咳嗽不止。

她做好了准备,不管廖海涛如何发火,她都要坚持,不能再让他这样下去了。

她惴惴不安地来到二楼,见廖海涛在桌前沉思,桌上还堆放着他写的许多文稿,她知道其中就有起草了几个晚上的给军部的那份报告。

廖海涛看见了她,也看见了她拎着的面粉和手中的擀面杖。但出乎李英的意料,他用略带嘶哑的声音说:“李英啊!你多擀些面,今天晚上我想吃,另外政治部也有一些同志……”

李英既高兴又感到为难:“海涛,就这么多,我是单独为你做的。”

“那再买一些吧。”

“好吧。”李英笑笑,放下手中的面粉、山芋粉和擀面杖,转身下楼。

面条做好了,政治部的几个科级干部都上来了,他们端起了热气腾腾的碗,李英笑了,笑得那样甜。廖海涛用筷子叉起面条,看着那散着热气、圆润光滑、泛着油沫儿的面条,胃口全无,他觉得奇怪,昔日特别可口的面条,怎么一点也引不起自己的食欲。

# 孟非家里最多的时候有一只狗六只猫①

名人传记



孟非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孟非,江苏卫视著名主持人。这是孟非对过往四十年岁月的动情回顾、从容讲述。童年重庆、少年南京,不同的文化对他影响深远。中学时代的严重偏科,黑暗得让他看不到未来。临时工的日子辛酸艰苦,却奠定了他往后的不平凡。他从摄像、记者、编导、制片人、主持人的不同角色上一一走过。四十年,人生坎坷,从平凡到精彩,命运总在不经意间转折。顺应本心,淡定从容,坦然面对每一次改变。

随遇而安,是很多人问起他的心路历程时,他给出的唯一答案。

## [上期回顾]

胡紫微写的一篇关于《非诚勿扰》的文章,被孟非收在了这本书里。胡紫微对孟非的主持功底很佩服。

## 难忘新疆

前头提到过,1994年7月,我还在电视台当临时工,干着摄像的活儿,一位年轻导演来找我,说有个去新疆的活儿,要拍一部叫“西域风情”的纪录片,可能要拍三四个月,问我愿不愿意去。当时我正跟女朋友闹分手(后来又和好了),觉得不如一走了之,咬咬牙就答应了。就是那个决定,带给了我永生难忘的体验。新疆,成了我人生经历中不可磨灭的重要篇章。

提到新疆,我首先想到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那部纪录片的学术顾问——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苏北海。苏先生是江苏无锡人,1949年之前曾经是张治中的幕僚,二十来岁就进了新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79岁高龄了。令人惊奇的是,这么多年他竟然还是一口地道的无锡方言,没有一点儿新疆口音。“文革”前后,他几次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关了放,放了关,具体关了幾次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一个有着这样传奇经历的老先生,在我们摄制组简直就是我们随时备查的新疆百科全书。在新疆拍片期间,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了路上。在车上我曾经跟苏老请教过一个问题:新疆有个地方叫轮台,很多诗里都提到了,比如宋朝苏东坡的“尚思为国戍轮台”,这些诗里提到的“轮台”是一个地方吗?老先生本来一直昏昏欲睡,听到这个提问一下子来了精神,对我说:“孺子可教,关于这个问题,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轮台古今考》,我送你一本书,你看了就知道了!”

后来知道了,很多古诗,尤其是塞外诗都提到过轮台,不过那些诗里提到的轮台往往不在同一个地方。比如,汉朝时说的轮台和唐朝时

说的轮台就不同,汉轮台在天山之南,唐轮台在天山之北。苏先生所赠那本收录了《轮台古今考》的书至今还在我家里。

那一次提问之后,我对苏先生也更为景仰了,他也觉得我是一个爱学习的年轻人。后来我又发现苏先生还有过人之处——饭量。别看老先生年近八旬,他的饭量可不比我们这帮年轻人差。那时我一顿能吃一大盘“拉条子”(新疆人对“过油拌面”的俗称),特别饿的时候吃完了能再加一点儿,但苏先生每次吃完一大盘后都要再加一小碗。

在新疆,还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他就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叫张彤,徐州人,比我大几岁,但酒量比我大很多。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导演拍电视纪录片的水平恐怕真的很一般,但他对新疆那块土地却怀着一种不可名状、深沉的热爱。后一点点深深地影响了我。

在我刚去摄制组的时候,张导对新疆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表现出来的向往和痴迷,让我觉得特别不能理解。但在结束了新疆的拍摄后,我就完全能够理解他了,我甚至觉得,我对新疆的热爱可能已经超过了他们。所以,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热爱新疆的同路人。

我对新疆的感觉之所以前后会差得那么大,完全是因为那块土地的历史和文化太迷人太让人震撼了,那种震撼,是作为一个旅游者永远无法深切感受到的。我曾经去过德国等欧洲国家,尤其是希腊,它的历史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也没能带给我像新疆那样的感受。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希腊和新疆没什么可比性,那就说九寨沟、黄山吧,那里的山水美不胜收,但和新疆比,它们在我的心里仍然缺少些能触动心弦的东西。

1994年7月初的一天,我从乌鲁木齐火车站出来,看到碧蓝如洗的天空下,远处是起伏的山脉,近处是黄色低矮的一片片房屋,我就突如其来有一种灵魂被一击而出的感觉,没有任何原因。

## 随便说说

我养过两条狗,一条是斑点狗,我懒得动脑筋给它起名字,就叫它“斑点”,另一条是边境牧羊犬,叫小发,都属于工作犬。

其实养什么狗要看人的需求。不少人选择专供人欣赏嬉戏的玩赏犬,外形漂亮,惹人宠爱,比如吉娃娃、蝴蝶犬等,但我喜欢工作犬。工作犬顾名思义就是狗中的工作狂,比如德国牧羊犬,不工作不行。再比如斑点狗,它最早跟着吉卜赛人到处流浪,后来到了英国,就成为英国王室马车车队的前导犬,之所以扮演这样的角色,一方面是因为它善于奔跑,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花色显眼,跟马路上红绿灯的作用一样。

在工作犬中,我又最喜欢牧羊犬,尤其是边境牧羊犬。美国有个研究动物行为学的教授,他曾经专门为一百七十多种狗做了一项长期的行为和智商研究测定,得出一个犬类的智商排名,边境牧羊犬排名第一。在这个测定中,有一项内容是一个指令到底要重复多少次,狗才能养成稳定的,即不受其情绪影响的反应。结果在所有的狗中,相同指令下边境牧羊犬培养出稳定的反应所需要的指令次数是最少的。

我家的边牧,据说能达到5岁儿童的智商。每次我回家进门换鞋的时候,它都会过来用爪子搭搭我的肩膀,挠挠我的胳膊。我跟我打手势说“过去”,它会用湿漉漉的眼睛看着我,意思是:“确定吗?”我点点头态度坚定地表示确定,它就过去了。

我洗澡的时候,它守在门口,探头看着我,我洗完澡后坐在沙发上看书,它想爬到我身上。我说:“才洗过澡,别靠着我。”它就会悻悻地走开。

夏天,小发也想在空调房里睡,有时候我想赶它出去,它死活赖在那里不动时,我就说“到门口去”,一般重复两遍,虽然一副很委屈的样子,但它还是会乖乖地出去,到卧室门口地砖跟地板的接缝处趴着,不再靠近卧室。在同样的情况下,我家斑点的表现就没小发聪明,也可能和性格不同有关。我得把它撵出去,关上房门后,它还会狠狠地挠门。我为此打过斑点很多次。

据说牧羊犬天生就有一种放牧的使命感。有一次我跟女儿想试一试是否真是这样。我们俩商量了一下,两个人分开向两个方向走,看小发会有怎样的反应。就在我们分开走了几步后,小发就反应过来了,迅速跑到我前面挡住我,又迅速跑到我女儿前面,让她停下来。之后我和女儿继续往前走,它就不停地来回跑,一定要控制住我俩,很好玩。

斑点狗则是行动力很强。冬天我常带着它去郊外玩。散步时,我随手扔了根树枝到湖里,谁知它“嘎”的一声就跑了出去,那么冷的天,它硬是把那根树枝给我捡回来了。我特别感动:大冷天的我也没叫你去捡树枝啊,怎么就把我的这个随手的动作当指令了呢?这件事情告诉我,不能辜负动物对人类的信任。

狗把一生交给了人类,人类却随时可以放弃它们。事实上,人和所有动物的关系是很不公平的。在这一点上,西方一些国家做得比我们好多。

我喜欢各种动物,相比之下我喜欢和动物在一块,最多的时候我家里有一只狗、六只猫,一进家门就有一股动物园的味道,我不介意。